

漠丽禾湖畔的江门情缘

听风小筑

●杨雨

越野车从腾格里沙漠东侧驶入，翻过连绵沙丘，宛如一叶扁舟在海浪起伏飘摇。车轮扬起的细沙涌入车窗，孩子们随着颠簸的节奏不停尖叫，又惊奇又兴奋。

额尔登一边稳稳地握着方向盘，一边和我们聊天。我向额尔登请教沙漠驾车的技术，问他如何辨别方向和路线，他笑着说：“我在沙漠里出生长大，50多年，习惯了，如果你在沙漠里住得足够久，你也可以这样如履平地。”

抵达月亮湖营地时天色已晚，夜幕围拢过来。额尔登和达来帮我们卸下行李，放进蒙古包，摆上简易桌椅和烧烤食物。一位面容慈祥的阿吉玛走出来，领着孩子们去洗脸洗手。我和导游小王到附近薅来干枯的梭梭草做火引子，不一会儿，木炭便熊熊燃烧。

一听说我们是从广东来的游客，

达来高兴地说：“我去过广东，还在深圳街头摆过烧烤摊，让我来帮你们烧烤。”说着便坐在炭炉旁，熟练地烤起肉串，我们围坐着品尝他烤好的肉串，火候恰好，味道浓郁，是沙漠里的饕餮美食。又听说我们是从江门来的，达来顿时激动起来：“江门我去过，我去过！那里是不是有台山、开平、鹤山？是不是又叫四邑还是五邑？”

“是的，还有新会、恩平，以前是四邑，后来变成了五邑，那里有小鸟天堂、开平碉楼、上下川岛等等美丽的地方。”

“哎呀哎呀，这些地方我都去过，川岛我最熟悉了，我和额尔登在那里的沙滩上放过马和骆驼。”

火堆旁的达来眼里透着光，闪烁着川岛沙滩的亮丽景色。他和额尔登用蒙古语聊了一会儿，像是在共同回忆在川岛的岁月。他又高兴地说起学习粤语的过程，从最开始“唔识听唔识讲”，再到后来“识听唔识讲”，又“识听识讲”，但是别人一听就说他的粤语一股子蒙古味，他哈哈大笑：“我们蒙古人舌头硬，讲不出粤语的那个味道，但是我觉得粤语真的很好听。”

达来慢慢讲述着，时不时穿插几句粤语，沉浸在曾经身在广东的岁月里。

一个蒙古汉子为什么会来到江门？为什么会在川岛放马和骆驼？众多疑问悬在脑海。但鉴于我们是第一次见面，又碍于对蒙古族的习俗并不熟悉，我便不再追问。烧烤过后，达来和额尔登指导我们搭建帐篷，教我们怎样把钉子牢牢地钉在沙子里。夜深人静，躺在腾格里沙漠的大地上，听着呼呼风声，不时伸头望向帐篷外的苍天星辰，整夜无睡意。

第二天吃过早餐，趁着天气凉爽，我们向漠丽禾湖徒步进发。额尔登开着越野车在远处随行，随时准备提供水和食物的补给。抵达漠丽禾湖营地时，达来已经在此等候，领我们到蒙古包稍事休息后，他便和王导一起召集孩子们进行研学，课程是搭建迷你蒙古包和制作麦草方格，后来又去玩滑沙、骑骆驼。达来时而给我们详细讲解，时而操作无人机拍摄。渐渐地，我们愈发熟识起来。

漠丽禾湖处在沙漠中心地带，面积不大，却小巧玲珑，水草丰美，骏

马、骆驼、绵羊逛游吃草，天鹅、灰鹤、麻鸭觅食鸣叫，一切事物都悠然自得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在漠丽禾湖上体验皮划艇。达来在湖畔的棚子里坐着，看孩子们在湖面划桨嬉戏。趁着这样的机会，我划艇来到达来面前，详细询问他与江门的情缘。

“那是1996年12月，我对这个时间点记得特别清楚。”达来说，那时候的他20岁出头，正值社会改制的时期，阿拉善不少人选择停职留薪，下海经商。达来听说有人准备去广东做旅游项目，寻找会骑马和驯养骆驼的小伙子随行，便毛遂自荐，辞去了养路工的工作，跟着队伍去南方闯荡。

“我骑着马，赶着骆驼走了七天七夜。”达来详细地描述他第一次赶往南方的境况：“那时候阿拉善正是寒冷的冬天，我穿着厚厚的衣服，一路往南走，一路脱衣裳，脱了就随手扔掉，从棉袄脱得剩下了短袖。但是我没想到，到了广东的时候，天气竟然那么湿冷，我冻得直打哆嗦。”达来一边抱紧身子，一边开怀大笑。

他来到广东的第一站便是台山川岛，在沙滩上负责游客骑马和骆驼

的项目。“我从沙漠直接到了海滩，见识到了完全不同的风景，开启了新的人生。”达来说，他在江门待了6个月时间，后来又回到湛江的海滩经营卡丁车项目，又去广西、福建等地闯荡。

“我是一个北方的流浪汉，流浪在南方的土地上，一直流浪了十年时间。”2006年，达来返回内蒙古，开始经营腾格里沙漠的旅游项目。后来，他还多次到过江门，有时是参加全国性旅游项目的推介大会，有时是去南方其他城市时专程回到江门。达来说：“我对江门特别熟悉，特别有感情，每一次去感受都不一样。”

一人在湖面，一人在湖畔，四周沙丘起伏，大漠茫茫。两人的对话连接大地南北，山川异域。

离开漠丽禾湖的早上，达来和额尔登驾车带我们穿越五座湖，回到腾格里沙漠边缘。临别时，我们双手紧握，互相说着“欢迎再来”。大漠广袤，海疆遥远，人心所系，便是绿洲。身后沙丘渐退，我想象着，无数个在祖国辽阔大地上的偶然相遇，都是富含深意的坐标，它们标记着陌生的善意如何跨越千山万水，沉淀为生命版图上最温柔最难忘的故地与他乡。

秋风乐悠悠

●季勇

儿时时光

秋风吹起，往事打着旋儿跃于眼前，欢快而鲜活。

美丽的小村庄里，一到秋天，大人们就忙活开来，掂掂大豆、筐筐玉米和蔬菜赶趟儿似的分享着彼此的喜悦。孩子们在村里奔跑嬉戏，跑哪玩哪，似秋风般自由欢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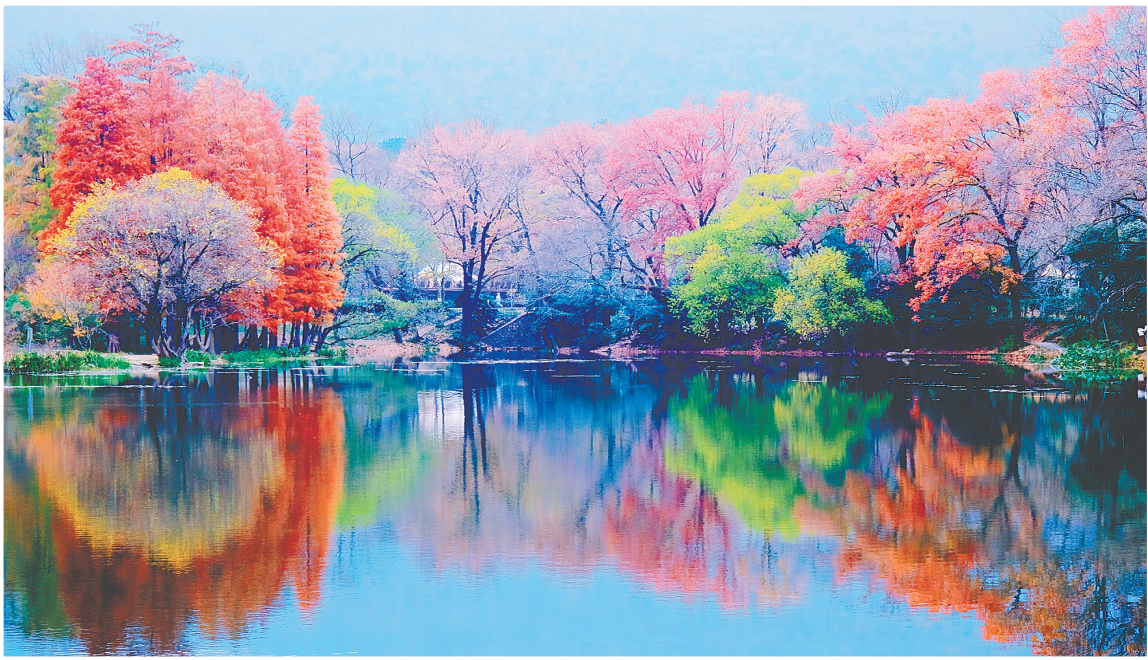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在田埂上迎风追逐，风拂过脸颊带走燥热，越跑越觉凉快，脚步也愈发轻快。若是追上同伴，便像打赢了一场和风的比赛，张着嘴大口喘气，额角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，心里却满是胜利的痛快。有时我们会戴着草帽跑，一手紧紧按着帽檐，生怕风把帽子吹走，可这样一来，腿撒开了跑，手却没了力气，没跑几步就得停下，一放手，草帽歪歪斜斜滑下来，惹得大家哈哈大笑。玩够了追跑，就比试扔草帽。我们并排站在田埂上，手里攥着草帽，个个跃跃欲试。我也不敢怠慢，屏着气等待口令。“扔！”一声喊出，我猛地将草帽向前抛去，看着它乘着秋风，稳稳落在远处的稻田里，便会得意地扬起下巴——这可是“高手”的战绩。若是有人草帽刚飞几步就落地，定会招来一片清脆的嬉笑声。顶顶草帽在空中翻飞，和着笑声，一同飘在金黄的稻田上空。

秋风不仅带得动草帽，还能载着纸飞机飞翔。我总爱找来一张张废

纸，仔细折叠成一架架纸飞机，然后跑到门前的大埂上试手。往埂下扔一架，它晃悠悠地穿过草丛，转眼就没了踪影，只能当是一次“一次性放飞”；朝着路上飞一架，它顺着风势，从自家院子飞到邻家墙根，若是不小心飞进院内或是落在房顶上，那这架飞机就算“牺牲”了。后来我琢磨着，站得高或许能让飞机飞得更远，便搬来木梯，小心翼翼地爬上家中三间瓦房的屋檐平台。站在高处，心一直悬着，脚也不敢多动，可当我将纸飞机抛出，看着它乘着更强的秋风，飞向更高更远的天际时，满心都是抑制不住的激动，心里暗暗想着：原来站得高，风真的更大呀！

徐徐秋风里，总能听见鸟儿在枝头欢唱，我们找乐子的花样也更多。桂花树下，我们会伸出小手轻轻摇晃树枝，让细碎的桂花簌簌落下，再捧起一捧往同伴身上撒，看着对方衣服上沾满金黄的“碎金子”，便笑得前仰后合。我们还会做纸制小风车，找一根细细的树枝当把子，举着风车迎着风往前跑，比谁的风车转得更久、更快。有时风车做得不结实，风一吹就散了架，我也不气馁，只管使劲往前跑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要跑得比风还快。

一季秋风一季歌，每当沐浴秋风享受清爽之时，就会不由得忆起那个有风相伴，无忧无虑的童年。我们在风中你追我赶，欢声笑语，这样美丽的时光会一直逗留在心底，一想起来，便觉其乐悠悠。



《湖光染彩林》超帆 摄

浅秋写意

●鹿步高

诗歌

秋雨是天空的打字机
在瓦檐敲着细逗点
一行行，收着夏的尾

云影低低地走
青石板上洩开的
是幅没干透的水墨画

草木喘得沉了
蝉声被泡透
掉在水洼里，溅半阙宋词

晾衣绳上的白衫
正拧干暑气
竹椅余温里，落片黄叶

墙角丝瓜花低着头
数着离霜降
还有多少个早晨

远处稻田黄了
谷穗弯着腰
在雨里学鞠躬

谁清晨推窗
会看见阶前青苔
在砖缝，写下秋字

岁月无声

●黄美卿

秋天的那碗凉粉

秋风掠过村口老榕树时，凉意便悄悄攀上指尖。这时我总想起童年的凉粉——那是秋至最翘盼的滋味。物资匮乏的年月，日子像村前浅溪般平淡，难得有涟漪泛起，而那碗清润的凉粉，便是岁月里最甜、最难忘的一圈。

记得每年秋至前一天，妈妈就找出那个棕色的搪瓷盆，我小心翼翼地拆开凉粉盒的油纸包，深褐色的干凉粉粉末簌簌落下，一股醇厚的仙草香便漫了开来，那香气里，有草木的清润，更有秋的味道。按说明书备水时，姐姐总抢着去水缸边舀水，搪瓷盆碰着缸沿，“叮叮当当”的声响在屋里荡开。哥哥这时会扛着一捆干草

进来，灶膛里的火苗被他拨弄得噼啪作响，映得他脸颊通红。他总爱趁妈妈不注意，偷偷往灶里扔几个松果，看着火苗窜得老高，就咧着嘴笑。妈妈握着长柄勺，在大铁锅中圈圈搅动，深褐色的凉粉糊从浑浊慢慢变得油亮顺滑，热气裹着独特的仙草香飘满整个屋子。爸爸则坐在灶门口的矮凳上，手里摇着一把旧葵扇，轻声提醒哥哥：“火再小点儿，别糊了。”

等凉粉煮好，妈妈把那锅黑亮的糊状物倒进搪瓷盆里，放在屋子中的阴凉处冷却。我们几兄妹就围在旁边，一会儿用手指戳戳盆壁，感受着温热一点点褪去，凉意在指尖蔓延，

一会儿又仰着脖子问“好了没”。夕阳把云染成橘红色时，凉粉终于凝固成乌黑油亮的块状，像块温润的墨玉。妈妈用刀轻轻划开凉粉，再舀一勺自家熬的糖水浇上去。那碗醇色的糖水带着焦香，浇在黑凉粉上，顺着凉粉的纹路渗了进去，黑与黄相映，甜香瞬间弥漫了满屋。

我总是第一个端着碗，迫不及待地舀起一勺凉粉放进嘴里。凉粉滑溜溜的，带着仙草特有的清爽，顺着喉咙滑下去时，清甜的糖水在舌尖散开，恰好中和了仙草的微涩，还裹着草火的暖意。姐姐会把自己碗里的糖水往我碗里倒一点，说：“你小，多吃点甜的。”哥哥则吃得飞快，黑亮的

凉粉块儿几下就下肚，碗底很快就见了底，还会把沾着糖水的碗沿舔得干干净净。爸爸和妈妈坐在一旁，看着我们吃，自己碗里的黑凉粉却没动几口，总问：“好吃吗？喜欢就吃多些。”眼神里的温柔，比糖水更甜。

后来，日子渐渐宽裕，超市里的凉粉种类越来越多，有了果粒的白凉粉，有装在密封盒里的果冻凉粉，可我总是觉得不如妈妈做的好吃。今年秋至，我带儿子回娘家，妈妈又翻出那个棕色的搪瓷盆，像小时候一样，教我和儿子一起煮凉粉，糖水依旧是慢慢熬，仙草香还是那么浓郁。儿子边吃边赞叹：“外婆，这凉粉真好吃呀！”像极了当年的

我。当捧着那碗熟悉的凉粉时，我的眼眶倏地湿润了。

原来这么多年，我想念的不只是凉粉的独特味道，而是围在灶台边的时光，有姐姐的谦让，有哥哥的调皮，有父母的疼爱，还有那满是温暖的童年。

秋风又起，老榕树的叶子簌簌飘落，恍惚间，我仿佛又闻到了凉粉的仙草香，看到了灶台边那几个围着妈妈的小身影。那一碗凉粉，装着童年最纯粹的快乐，也装着家人最质朴的爱，它早已不是一碗简单的吃食，而是刻在记忆里的温暖，无论走多远，一想起，舌尖便会泛起熟悉的味道，暖暖的，甜甜的。

四季话语

●山林

随着时间的流转，秋天拉开了帷幕，一幅缤纷的自然画卷在时光里悄悄描绘。

立秋后，阳气渐收，万物也变得内敛了。虽然夏季的暑热尚未退出气候的舞台，但后半夜已明显感受到一丝凉意。暑假，从江门回到广西柳州融水大苗山避暑，住在山上，感觉夜里渐渐变凉，特别到了后半夜，风扇吹出来的风都带了点寒意，不得不爬起来把风扇关掉。

此时，山谷里流下的溪水也添了几分凉意，再也不敢像酷暑那般整日泡在溪水里纳凉。那天贪凉，我泡在水里的时间稍微久一些，次日就感冒了。真应了小时候母亲的叮咛：“立秋后，不要整天往溪水里跑，会感冒的。”

在诗人的秋意里，立秋是雁阵划破天高云淡时，捎来的一缕乡愁。此际，每个漂泊异乡人的心间，总漾着几分怅惘：有人坦荡散怀，约三五好友围坐，让离愁浸在杯盏微醺的暖意里；有人偏爱将秋意藏进含蓄诗行，是“远岸秋沙白，连山晚照红”的壮阔，是“秋色无远近，出门尽寒山”的清寂，亦是“寒潭映白月，秋雨上青苔”的幽然；有人执着行摄秋色，驻山野、候晨昏，用镜头捕捉万物从繁茂走向成熟的痕迹，将渐次明朗的秋景，借光影呈于世人眼前。

而于农人而言，秋天从不是愁绪的载体——是习习秋风里飘来的稻谷醇香，是苜蓿、芋头、红薯拱破泥土、露出丰硕果实的惊喜，更是一声清脆嘹亮、催唤秋收的号角。

立秋时，我正休假在大山里，漫步在山林的秋意里，看巧妙纤手的秋风抚摸林间，弹奏起纯音乐《秋日私语》；看百鸟在秋林里飞舞，时而腾空而起，时而从这边稻田掠过，迅速飞向那边的杉林，最后没人山谷里；抬头仰望苍穹，一朵朵在蓝天里飘浮的白云，像沉睡的娃娃，像甜蜜的棉花糖，像奔跑的羊群……突然从苍穹间掠过的山雀，瞬间牵动我的心怀，把心底那根惦念的线一下子拉扯出来，只留下一片空寂的天和一个孤独的我，在面面相觑。刹那，莫名的悲伤从胸口涌出，脑海里闪过父亲那略有驼背的背影。想起来了，父亲就是在这个季节离开了我们。待夕阳落去，便是丰富的五彩。那红的像一片火海，那澄的像祖母晒的稻谷，而那紫的、灰的、白的、黑的……多像儿时顽皮的足迹，遍布山野，遍布村庄，遍布秋天的山林，有喜有乐，有悲有痛，与这五彩的天空一样，如此丰富多彩。而此时的天空，如此澄澈明净而高远，像极了宁静淡泊的人生境界。

“太阳是不是还没有落入山谷里。”母亲突然站起来，指着群山上正在旋转的风车说，“看看那风车的柱子，像镀了一层金子。”我们坐在吊桥楼上的晒楼上，顺着母亲手指的方向望去，不止是风车的柱子，远处的群山都镀上了一层金边，像绸带一般，随着秋风跳起舞，真美啊！

夜幕悄悄垂落，夜风似灵巧的手，轻轻拉上夜的拉链，天色便倏地沉了下来。晚风里裹着缕缕稻香，深吸一口，直沁心脾，让人瞬间心旷神怡。夏夜残存的燥热，被秋风一拂，乖乖躲进深山老林，只留下满院清凉，伴我们闲话家常。

立秋过后，秋的姿态愈发清晰。在季节的更迭里，在岁月的轮回中，大自然像握着支五彩的画笔，细细勾勒、慢慢晕染，将迷人的秋景绘成一幅艳丽鲜活的画卷，每一笔都是秋的温柔与热烈。

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（仅限本地作者）：
kf3502669@126.com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，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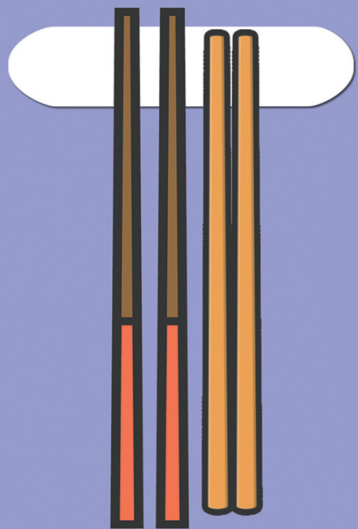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放心夹菜
共享美味

请为健康加一双公筷

STAYING HEALTHY BY USING A PAIR OF
SERVING CHOPSTICKS

A WORRY-FREE DINING EXPERIENCE TO
ENJOY FINE FOODS



中共江门市委
江门市文明办